

· 中国当代  
作家选集  
丛书 ·

人民文学出版社

張抗抗

ZHANG KANG KANG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张抗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抗抗/张抗抗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7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ISBN 7-02-002554-4

I.张… II.张… III.①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17102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312千字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3.625插页4

1998年7月北京第1版

199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19.00元



作者像

## 沙 暴

那阵风来得那样。

它如同面目狰狞的魔鬼怪，冲进  
了这座北方城市。天空在它尖利的呼  
叫声中一点一点坍塌，像一个爆炸的  
水泥仓库，轰隆隆下铺天盖地细管雨海  
黄的粉末。于是突然间，天空消失了。  
空气中充斥着呛人的沙尘气息。城市  
在顷刻间被施施的黄色烟幕中渐渐  
模糊，似乎在被风怪吐出的气流  
一口一口吞没。

## 出版说明

为了展示建国以来文学创作的实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们陆续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这套丛书,拟选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代表作(包括儿童文学创作),每人一集,每集大约二十五万字,并附有作家照片、手迹和主要作品目录,以便与我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相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丛书。读者从每一集里,可以看出某一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及创作实绩;各集合在一起,大体可以总览我国当代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除外)的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

# 序

顾 骥

本书为作家一部代表作。所收文字仅及她的创作总数四百万言的十分之一；“弱水三千，取一勺饮”，也许这严格精选的集子，或可一窥作家的创作全豹？！

评论家爱将作家归类。从北大荒成名的抗抗，自然被列为“知青作家”一族。作为女性作家，天生的应入新时期“女作家群”。这固然不错。但是抗抗一开始就没有囿于单纯“插队的故事”的“知青文学”框架，而是呈现人生万象的审美格调，以高层次的审美意识鸟瞰人生。她曾经对“妇女文学”表示置疑，但不能说明她创作泯失了女性意识；她的作品显然不乏女性的历史观点和审美理想，她的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渗透着独立的女性意识与神韵。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她的女性创作意识，融注于历史文化空间，女性自觉皈依人的自觉。她的确不是那种单纯“寻找男子汉”或“弑父”、“杀夫”、同性相恋的两性战争的“女性文学”，她是拥抱女性自身世界和外部客观世界“两个世界”的文学女人，显露出“超性别意识”（不是“无性别意识”）写作色泽。

抗抗祖籍广东新会，童年与少女时代是在山清水碧的西子湖边度过的，而后在莽苍苍、野茫茫的北大荒，经受了八年磨炼，奉献了青春，如今长居京都。她身上积淀着、杂糅着岭南文化、柔婉的吴越文化、旷悍的关东文化和既古老又开放的京都文化。她经历了历史劫难到民族复兴的大转折年代。蒙受了浩劫的洗



礼,承担了世纪的怆痛。从这个空间与时间,纵与横的背景坐标上观察,就不难理解,她的创作个性与审美风貌,为什么既柔情似水又急流湍涌;既脉脉温馨又冷峻凝重;既细语低吟又慷慨激越;既婉约雅致又昂扬抗争。

抗抗以《爱的权利》而蜚声文坛。作品充溢尖锐的文化批判意识,具有强烈的审美震撼力。它的面世恰在里程碑式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幕的同时,这是新的文化启蒙运动洪流在文艺领域里的第一朵浪花。之后,泉涌般的文思,奔向一个人道主义的总主题: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追求与呼唤,对摧残人性的封建主义文化的针砭与拒斥,对理想人性的憧憬与肯定。跨越断层,承续“五·四”个性解放的精神;开一代新风,启汇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潮。它们是斜风细雨中一只报春的燕子,是沉寂原野上一行履痕,是秋日钱江上一片潮头,是荒村野店里闻到的一声破晓的鸡鸣。

文学艺术是严酷的事业。它的生命是不断创新,不能容忍懒惰与重复。抗抗对文学永不止息的追求,有一种探索的韧性,锲而不舍的精神。二十年间,四百万字,冷雨青灯,是多少不眠之夜?是多少月夕昏晨?对人性的审视不断深化,从对理想人性的尊崇,到对人性潜隐的缺陷与痛苦的开掘,实际上是欧洲从文艺复兴到上世纪末三百年间对人的两次发现由乐观主义到悲观主义的历程。艺术表现上,她懂得“总是用同一手法、笔调、构思、结构方式来写作,会使人感到厌倦”。形式、手法、技巧她作过多种探索。心理的、情绪的、“意识流”、象征隐喻、复调结构、对话体、自由联想、内心独白、幻觉梦境……十八般武艺她都试过。然而,评论家们没有将她归入“先锋派”、“现代派”,你说怪也不怪?究其原因,从她的创作整体来说,艺术上审美“表现”没有抛弃“再现”,抽象并未离开具象,“心理”未与尘世绝缘。这是



烧菜的火候，创作上的“度”。

哲理思考是张抗抗创作的一个显著特色。对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与价值的研诂，对人生，对生命的思考与追究，融入艺术形象之中，从而使得作品凝重，耐人咀嚼，富形而上的意味。这一艺术特色不止流贯在她的小说创作中，在散文里同样呈现。

抗抗以小说名世，但散文并不输文采，可惜为其小说之名所掩罢了。她的散文文笔雅致，富有情调。使人联想起她的同乡前辈郁达夫。郁达夫的游记散文极佳，《屐痕处处》向为人称道。写得挥洒自如，得心应手，剪裁精致，情景交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合一，浑然天成。抗抗的代表作，几篇游记散文，也总能使自然烙上她个性，冶景物与历史文化于一炉。山水中有人，风景中有情。

有曰：女作家最好别写随笔，这是极而言之。大概是说，随笔要写好，要有苍凉人生，老辣文笔，广博学识……这些非女性作家强项。女作家纤细、丰富的情感，更宜以艺术散文取胜。此说不知抗抗君以为然否？！

抗抗君著作丰赡，横贯新时期，若要作洞中肯綮的评析，我自愧无能。聊陈管见，藉充序言。时在丁丑春日。

一九九七年三月

# 目 次

序 .....	顾 骧 1
北极光 .....	1
第四世界 .....	121
沙暴 .....	159
残忍 .....	209
白罂粟 .....	242
夏 .....	260
流行病 .....	284
斜厦 .....	298
地下森林断想 .....	315
橄榄 .....	320
埃菲尔铁塔沉思 .....	327
夜航船 .....	331
古堡与红罂粟 .....	337
柏林墙消失 .....	342
窗前的树 .....	349
我的节日 .....	352

牡丹的拒绝	360
仰不愧于天	364
稀粥南北味	369
火山沉默	376
海市	386
沙之聚	391
鲜木耳、野韭菜花、梧桐籽	395
女人和“榆钱”	399
女人说话	403
鸚鵡流浪汉	406
山野雕塑	411
红树林思绪	415
跋	420
<b>附录</b> 王要作品目录	424

## 北 极 光

—

它们曾经是一滴滴细微的水珠，从广袤的大地向上升腾，满怀着净化的渴望，却又重新被污染，然后在高空的低温下得到貌似晶莹的再生——它们从苍茫的云层中飘飞下来，带回了当今世界上多少新奇的消息？自由自在，轻轻飕飕，多像无忧无虑的天使，降落在那全城瞩目的电视台的第十七层平台上，覆盖了大学主楼前宽大的花坛、废弃的教堂六角形的大屋顶、马路边上一排排光秃秃的杨树，以及巍峨的北方大厦附近低矮的简易工棚……整个城市回荡着一曲无声的轻音乐。而它们，在自己创造的节奏中兴致勃勃地舞蹈，轻快、忘我……连往日凛冽而冷酷的北风也仿佛变得温和了。它耐心而均匀地将雪花撒落在各处，为这严寒的冰雪城市作着新的装饰……

陆苓苓拉开二号楼那厚重的大门，望着外面漫天飞舞的雪花，惊喜地叫了一声。尽管在漫长的冬天里，雪花是这个城市的常客，她仍然像孩子一样对每场雪都感到新鲜好奇。

大门乒乒乓乓地响，散课出来的同学们正在陆陆续续往外走。没有什么人同她打招呼，也没有什么人互相说一声再见。大家都是这样匆匆忙忙，女孩子们扣好大衣，拉严了头巾，小伙子们则把皮帽上的“耳朵”放下来，往脑袋上一扔，皮靴踩得雪地咔嚓咔嚓响，腋下还夹着书包，怪神气的。假如骑车，车把上一

定挂着饭盒，车座后面的架子上呢，或许是一只鼓鼓的面粉袋，或许是一只琴盒，或许是……有一次芩芩看见有一个同学驮着一个三四岁的男孩，准是他的儿子。真没法，谁叫这是一所业余大学呢？你看前面这个人，连帽子都是油汪汪的，说不定是个食品厂的装卸工，走得那么急，难道还要赶回去上班不成？星期天的课，来的人不像平常晚上那么多，许多人要上班。芩芩恰好是星期天厂休。这业余大学，同正规大学就是不一样，在一起上课好几个月，彼此也不说一句话。下了课，各走各的，好像不认识。是现在的人同以前的那些同学不一样了呢，还是因为这是业大？这辈子算是上不了正规大学了，就像这落在地上的雪花，再也飞不起来……

“芩芩，还不走哇？”一个尖细的嗓音在她背后叫道。

芩芩眨眨眼睛，摘下手套用手背揩去睫毛上的雪花，转过脸去。叫她的是一个与她年龄相仿的胖姑娘，和芩芩同坐一张课桌，笔记本和讲义上到处写着“苏娜”两个字。她好像知道今天要下雪，穿了一件米黄色连帽子的拉链滑雪衣，露出里面火红色的拉毛高领衫。

“在雪地里发什么愣？”她冲芩芩好意地一笑，把嘴贴在她的耳朵上说：“走哇，今儿星期天，跟我去跳舞……”

芩芩轻轻地摇了摇头。

“昨夜的月色……”苏娜哼着歌，转身走了。铁门的拐角晃过一个人影，有人在等她。

芩芩跺了一下有点儿发冷的脚，扬起了脸，让冰凉的雪花落在她的脸颊上。……不去跳舞，谁说她不去跳舞？跳舞有什么不好？优美的旋律可以使心灵得到宁静和休憩，疯狂的节奏可以使人忘却忧愁和烦恼。她是喜欢跳舞的，只是……唉，星期天，该死的星期天，从下午一直到晚上，都不属于她自己了。她

愣在这雪地里干什么？再愣下去，他又该气喘吁吁地跑来找她了……何必呢？还是快点儿走吧，乖乖地按时回到他那儿去，横竖要不了多久，准确地说，再有两个月，也就是当中国人欢度八一年新春佳节的时候，她就得永远地住在那儿了……

“永远？”她忽然让自己这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吓了一跳。过两个月，难道她就真的要永远地和他生活在一起了吗？完成这项每个人都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结婚。当然，毫无疑问，结婚的全部意义就是永远，不是永远又干吗要结婚呢？她不是已经在那张永远的证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了吗，否则就没法子登记家具。这就是他同意她继续上业大的“交换”条件……

苓苓不由快走了几步，好像要驱散这些天来总是纠缠着她的那些令人不快的念头和莫名其妙的问号。她最近是怎么了呢？一想到结婚，天空顿时就变成了铅灰色，雪地不再发出银光，收音机里的音乐好像在呜咽。似乎等待她的不是那五光十色的新房，而是一座死气沉沉的坟墓。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这就叫做“心理变态”。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姑娘怎么会不想结婚的呢？说出来谁也不会相信……？

她一不留神，闪身打了一个趔趄。刚下的雪很松软，只是新雪底下的路面太滑。一到冬天，这个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溜冰场。苓苓小时候学过花样滑冰，后来也一直爱滑花样。这两年冬天却很少有时间上冰场了，除了上班和去业大学习日语，还得正正规规地“谈恋爱”，准确些说，无非是在一起消磨时间罢了。

电车慢吞吞地驶来了，在洁白的马路上无情地碾压出两道新的辙印。苓苓抖落着头巾和肩上的雪花，跳上了电车，心里却不由为那雪花感到几分怜惜。它们从天上掉下来时，素白无瑕，把整个城市装点得像一座晶莹剔透的水晶宫。然而黑夜里吹过乌溜溜的风，白昼里践踏着无数车轮和脚印，使它们冻结、发黑、

萎缩、变得残缺不全和难以辨认。只有当一场新雪重又降临，这美丽的冰城，才又显现出它明朗的色彩。

电车尖叫着，停在一座电影院门口。车上的人，像一颗颗圆鼓鼓的土豆，从狭小的车门里掉出去。芩芩凝神望着人行道对面蓝色的木栅栏。夏天时那栅栏里面的小院修饰得很漂亮，如今院子里那些金盏花、七月菊和马蹄莲的残叶都已被厚厚的白雪覆盖了。宽大的彩色铁皮屋顶、高高的台阶、樱桃树下的石凳，都积着半尺厚的雪，干净得没有一个脚印，似乎这小院一冬天也不曾有人住过，静谧而又神秘，很像芩芩小时候读过的童话。要是十几年前，芩芩随口就会给它们编出一个动人的故事，比如那古老的壁炉里木柴在噼噼啪啪地燃烧，雪女王乘坐在十一匹马拉的雪橇轻轻停在门口……从雪橇上走下一个漂亮的公主，她的篮子里盛着十二个月的鲜花……

“筐里的啥玩艺儿这么腥！”猛然，车厢里有人恶狠狠地骂起来，喷出一股刺鼻的大蒜味儿。

“你管是啥？有能耐屁股后边儿冒烟去！”旁边的人回敬。一拱身子，一只皮靴重重地踩在芩芩脚上，疼得她冒一身冷汗。

“你他妈的有能耐吃这臭鱼烂虾？”

“早几年你想吃这臭鱼烂虾还没有哩！”

……什么古老的壁炉、雪橇、花篮、圣诞树……全消失得干干净净，只有眼前这拥挤不堪的电车，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被叠在一起的乘客，飞溅的唾沫，浑浊的空气……嘈杂而混乱。又到站了，人呼呼下去一大半，是秋林公司。星期天，响着银铃的雪橇该停在百货商店门口才对……从大门里涌出一对对穿得漂漂亮亮的男女青年，拎着大包小包，不是置办嫁妆，就是送人的结婚礼品。累得半死不活，挤在人的洪流里，高喊：“我要！我要！”当然要最新式的，最时髦的，眉头也不皱，扔出去两个月的



工资，有什么可大惊小怪？人们被关在“笼子”里那么多年，今天这些向往不是都很自然吗？古老的壁炉早已被淘汰了，暖气可以通到任意高的一层楼，就是婚礼也用不着到树林子里去采十二月的鲜花，那个刚走出商店的年轻女子手里的塑料花，起码可以在新房里“开”到她抱孙子……

过了这一站，车厢里空多了。从没有玻璃的车窗里望出去，芊芊忽然发现大街两边贴着许许多多大红色的喜字，在纷纷扬扬的雪花里闪闪烁烁。好些人在门里出出进进，忙碌——欢喜；欢喜——忙碌。一辆卡车停在一家大门口的“喜”字旁，几个青年往上搬着一大堆花花绿绿的东西，在芊芊看来，他（她）们大概都是“财——贸（貌）战线”的。一个姑娘打扮得珠光宝气地坐在驾驶室里，表情漠然，好像不知道自己将要到什么地方去，也不知未来是什么命运在等待她。

芊芊用鼻子轻轻哼了一声。结婚，又是结婚！今天是什么黄道吉日？又是阴历阳历都逢双？人总是喜欢图吉利的，那些离了婚的人所以不幸一定是当初结婚没留神阴历是单数。两个月以后的这么一天，举行婚礼的时候，芊芊同样也得听从人们的摆布，按照这个城市的风俗，乖乖地坐在床上，让他给她穿鞋。他一定会非常非常殷勤地弯下身子去，给她系好鞋带，然后坐上出租车……从前是绣花鞋，现在是皮鞋；从前是坐花轿，现在是乘轿车——生活方式正在朝着物质文明发展，说不定未来哪一天人们还会乘坐航天飞机举行婚礼呢。

然而轿车开动的时候，新娘必须大哭，不哭就显得对娘家没有感情，显得太“贱”，要被婆家瞧不起的。无论四十年代还是八十年代，这条法则永远不会过时。芊芊参加过厂里不少姑娘的婚礼，她们都嚎啕大哭，哭得很伤心，然而谁也无法断定她们内心是否真是那么悲伤。假如这意味着一种新的幸福生活的开

始，有什么好哭的呢？然而对一些人来说，结婚只是意味着天真无瑕的少女时代从此结束，随之而来的便是沉重的婚姻的义务和责任。欢乐只是一顶花轿，伴送你到新房门口，便转身而去了。苓苓望着女友哭泣，心里倒比她们感到更加难过。她设想自己出嫁的那一天，如果一旦放声大哭，真不知怎样收场……

但即使一路哭过去，一下了车，随之而来的还是结婚典礼。揉着红肿的眼，马上装出一副无限幸福的模样，羞羞答答地给客人点烟……苓苓参加过不少人的婚礼，大同小异，除了新娘新郎的长相不同，好像连服装、来宾的贺词、房间的陈设都一模一样。假如一年后再到那儿去，唯一的变化是多了个既像新郎又像新娘的娃娃，走廊里挂着尿片，年轻的妈妈闪光的缎子棉袄的袖口抹得油亮，开始津津乐道地介绍她宝贝儿子今天大便的颜色，以及她刚发明的吐泡泡之类的新花样。于是，你就赶紧想出一句最得体的恭维话，然后尽快逃走……这就是“永远”吗？苓苓只要一闭上眼睛，两个月以后这样一种幸福小家庭的图景便清清楚楚地摆在面前。当然他将会是一个姑娘们羡慕的模范丈夫，会把她照顾得无微不至。他会为她订做一双牛皮靴而从南岗秋林跑道里秋林，再从道里跑到香坊，会……呵，够了，就为了他这样，结婚那天苓苓偏要穿一双不系带的皮鞋，然后自己从床上一下蹦下来，很快把脚伸进鞋子里去，看他还怎么给她穿……

“哎，等一等……还有下车的……”她突然高声叫起来。售票员嘟哝了一句，“哗啦——”车门又打开了，她慌慌张张地跳下了车。车站很滑。她觉得自己险些要摔倒，却被一双大手紧紧拽住了。

“是你——”她回过身去，眼前就站着他。皮帽和肩头落了一层厚厚的雪，一双大眼睛亲亲热热地望着她。她明知道他会在这车站接她。却又为什么竟然差点儿坐过了站？